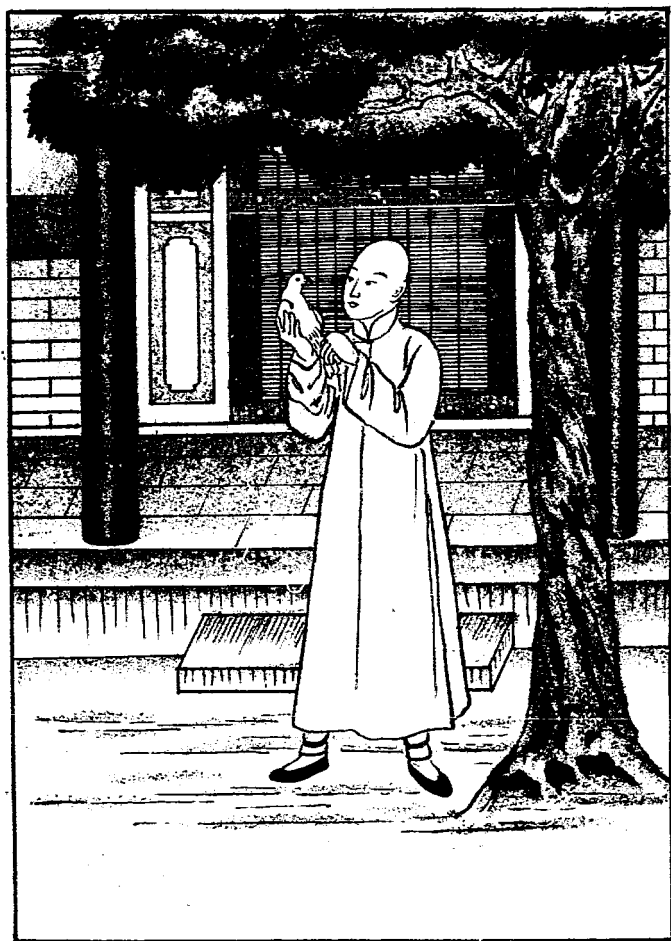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學校用
傳書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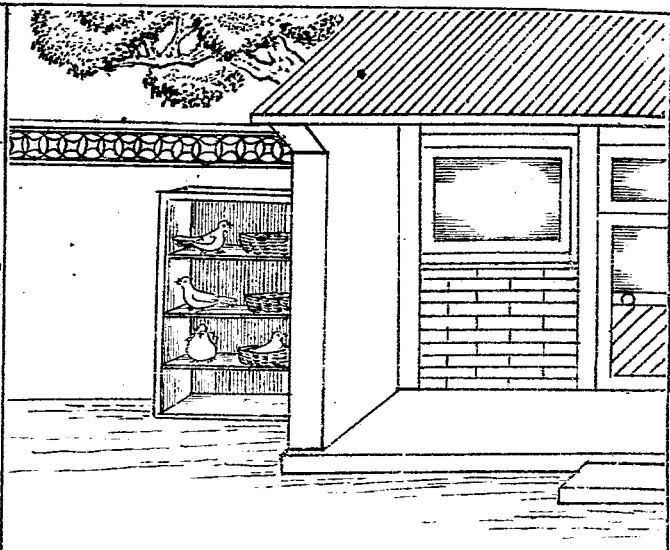


MG
J234.6
390/4



3 1764 7736 6

傳書鴿



一箇小窗。下學回來。坐在房裏正合他的母親同喫晚飯。只聽廊檐下面。鴿子窩裏的鴿子。不住聲的叫喚起來。叫的聲音好似。

敵國富 敵國富

叫了一聲又一聲。小學生一面喫飯。一面問他母親道。這種鴿子。既沒有用處。叫喚得胡盧胡盧的。又不好聽。卻不把他趕跑了。養着他做什麼。他的母親道。現時喫飯。不要多說話。等喫完了。再告訴你。鴿子是有用處的呢。

一會兒飯已喫完。小學生惦記着鴿子有用的話。便又問他的母親。他的母親笑了笑。說道。我

有一箇傳書鴿的故事。說給你聽聽。你就知道這鴿子的用處了。

從前正定縣地方。有一箇人家。姓郭。父子二人。父親郭開。兒子郭禹。郭開先在山東曲阜縣做買賣。很掙了幾箇錢。因為年紀老了。就把買賣交他兒子郭禹掌管。自己回到家裏。享那安閒的幸福。他們父子二人。既在曲阜多年。交往的人自然不少。內中有一箇人。姓顏。號叫清甫。乃

是曲阜的一箇財主。合郭禹交好甚厚。常常去到郭禹鋪子裏間坐。一天郭禹因有一件要緊的事。要出遠門。就把鋪子裏的事。重託了清甫。替自己照料一切。清甫當下應允。郭禹放了心。就起身去了。

清甫自受了郭禹的重託。每日便替他照料買賣。甚是經心用意。自不必說。原來清甫年已四十有餘。只生了一箇兒子。因為是箇單根獨苗。

養得十分嬌貴。年紀已有十來歲。不但不肯上學讀書。而且終日玩樂不夠。最好的是打彈弓。各樣的鳥雀兒。不論飛着落着。他不看見便罷。他一看見。就打一箇準。清甫也曾嗔說他道。鳥兒活得好好的。你何苦殺生害命。你與其打彈弓。何不把這心用在讀書上呢。試想清甫平日把兒子嬌養慣了。空嘴白舌的說幾句。他那兒子那裏肯聽。照舊還是打他的彈弓。更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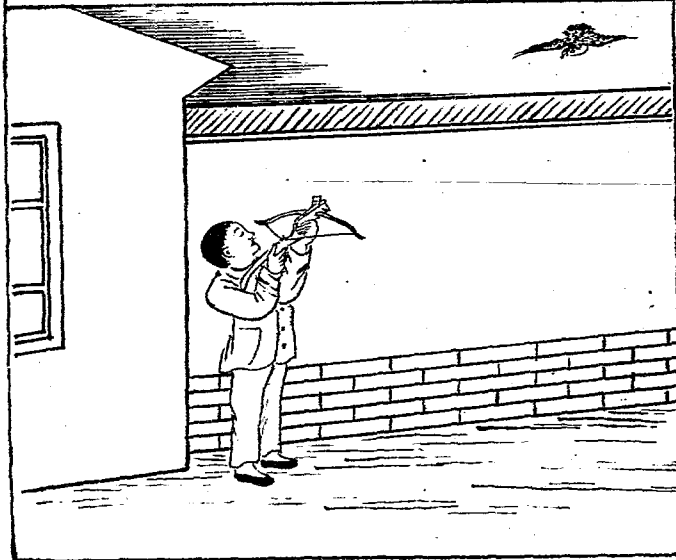
把他父親的話放在心上。

清甫愛他這箇兒子。如同珍寶一般。時刻不離左右。走到那裏。必要把兒子帶到那裏。他的兒子愛他那張彈弓。也如同珍寶一般。時刻不離左右。走到那裏。必要把彈弓帶到那裏。清甫每日去到郭禹舖子裏。定是帶着兒子。兒子定是帶着彈弓。習以為常。這天清甫坐在屋內辦事。他那兒子便在舖子外面玩耍。手拿彈弓。東張

西望。想我箇鳥兒。打一打。我了半天。連箇鳥影兒也不見。直急得他兩手發癢。

仰着頭。瞪着眼。在半空中不住的尋我。許久的工夫。只見遠遠的飛來一隻老鷹。停住翅兒。在空中一遭一遭的盤旋。像是尋覓下面的食物。清甫的兒子看見。也不管這鷹飛得高不高。彈弓的力量。彀得上。彀不上。等得太久了。好不容易纔見了一箇鷹。如何肯把他放過去。便急忙扣

上泥彈。扳開弓弦。對
着老鷹瞄了準。撥動
機關。那顆泥彈便自
下而上。向空中飛去。
那裏知道泥彈離弦
的時候。那隻老鷹已
把翅兒展動。泥彈朝
上去。老鷹往旁飛。就



讓彈弓的力量發得上。也是無濟於事了。

清甫的兒子見打不着老鷹。急得跺腳。轉眼之間。那鷹早已飛得無蹤無影了。他便賭氣拿了彈弓。回轉舖子裏面。立在院中。自己納悶。正在出神。忽聽有一種聲音送到耳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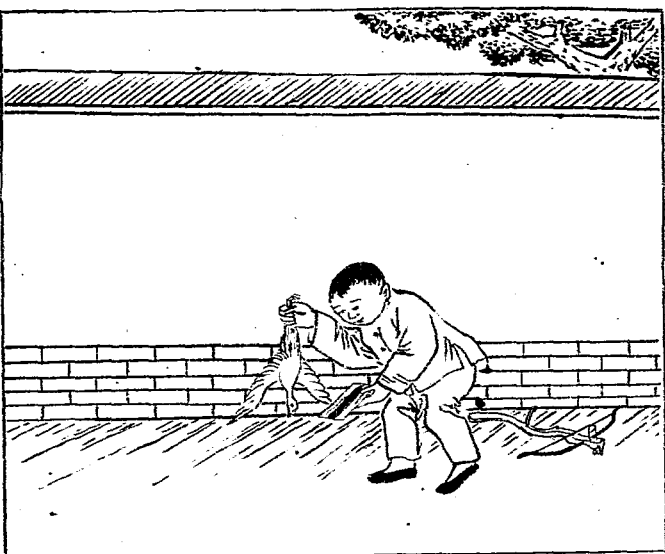
敵國富 敵國富

一聲一聲的叫箇不住。他不聽則已。聽了時。心花俱開。自言自語的道。這是鴿子的聲音。趕緊

我一找。在什麼地方呢。於是睜着滴溜溜的兩隻眼。東找西找。再也找不着。暗說怪事怪事。怎麼聽得着聲音。我不着下落呢。原來他是喜歡得心都慌了。忘了辨別方向。那鴿子的聲音。本在他身後。他卻只望前面尋找。如何我得着一會子定了定神。纔聽了箇仔細。回頭一看。只見一隻灰白色的鴿子。落在房屋脊上。清甫的兒子這一喜非同小可。一面整理彈弓。

一面用眼覷定了鴿子。怕他飛去。那知道那隻鴿子見了他。反倒朝着他叫了幾聲。好像毫不怕人的樣子。心裏說道。這鴿子定是人家養熟了。好好好。你越不怕人越好。把彈弓對着鴿子。瞄了又瞄。準了又準。一彈打去。那鴿子便骨碌碌的從房上滾了下來。到得地上。兩隻翅兒亂撲。他便趕忙上前。一把捉住。只見那鴿子把眼翻了兩翻。把腿伸了兩伸。已是死了。

清甫的兒子。得了這隻鴿子。端詳了又端詳。提在手中。很是沉重。比較尋常鴿子。又肥又大。暗道。這倒是一口好菜。想我的父親。是最愛喫鴿子肉的。我何不把鴿子毛。搥淨了。給他老人家作箇下飯呢。想罷。便把鴿子放下。先拔那尾巴上的翎子。拔了一根。又一根。拔着拔着。忽見一根翎子上。綁着一樣東西。仔細一看。乃是一箇紙捲兒。套在翎管的外面。紙捲兩頭。用綫紮住。



連忙把綫解去。將紙捲褪下。打開一看。原來是小小的一箇信封。驚得他目定口呆。半晌纔喊將起來道。你們快來看罷。快看這箇奇怪的鴿子罷。

清甫正在屋裏合鋪子裏的夥計說話兒。忽聽他的兒子怪聲怪氣的在院內喊叫。趕忙出來說道。你又在這裏淘什麼氣呢。一壁說。一壁看他的兒子做什麼事。只見他一隻手拿着一箇死鴿子。一隻手拿着一箇小小的信封。走向前來。對他父親把從鴿子身上得了信封的話。說了一遍。清甫聽了。着實詫異。伸手把那信封接了過來。用目一看。只見封面寫道。

家書付男郭禹開拆

清甫看了。回頭對那箇夥計道。這是郭兄的家信。怎麼會在鴿子身上。真真奇怪得很了。那箇夥計也把鴿子合信封看了一看。說道。這事原不算怪。我們主人的書信。常常用鴿子傳遞。這種鴿子。乃是他調養熟了的。每次帶了信來。見了我們主人。就撲入懷中。見不着。只在房脊上叫喚。旁人引逗他。他也絕不下來。今天我

們只顧說話。沒有聽見叫喚的聲音。偏偏被令郎看見。也是活該。只是令郎的彈弓。打得這樣準。真可喜得很呢。

清甫聽了。連連點頭說道。想不到小小的鴿子。有這樣的靈性。能從千八百里地傳遞書信。我嘗聽書上說。有一種傳書鴿。只道是說得好聽。未必實有其事。不想今天親眼見着。又嗔怪他的兒子道。你這孩子。終日淘氣。做些無益的事。

你看這小小鴿子。尚且有益於人。你難道不如一箇鴿子麼。如今把這鴿子打死。等你郭叔叔回來。叫我怎麼對他呢。他的兒子聽了。低下頭。不敢言語。清甫想了想。便把鴿子接過來。回到屋裏。找了一箇小木匣兒。把鴿子放在裏面。合那封書信。一併收藏起來。帶領兒子回家去了。再說郭禹把事情辦完。轉回曲阜。恰好清甫已來到舖子裏。兩人見面。說了些別後的買賣情。

形。清甫便把木匣取出。合書信一併交給郭禹。說道。這是府上的傳書。被我那無知的孩子。用彈弓打死了。我今天特意請罪。說着作了一箇揖。又道。想這樣。鴿子真是一種寶物。今既打死。我斷無原物還你。應該怎樣賠償。請你分付。我是無不樂從的。郭禹聽了。摸不着頭腦。那箇夥計立在旁邊。又詳細說了一遍。郭禹這纔明白。便大笑起來。說道。清甫兄。你太多心了。一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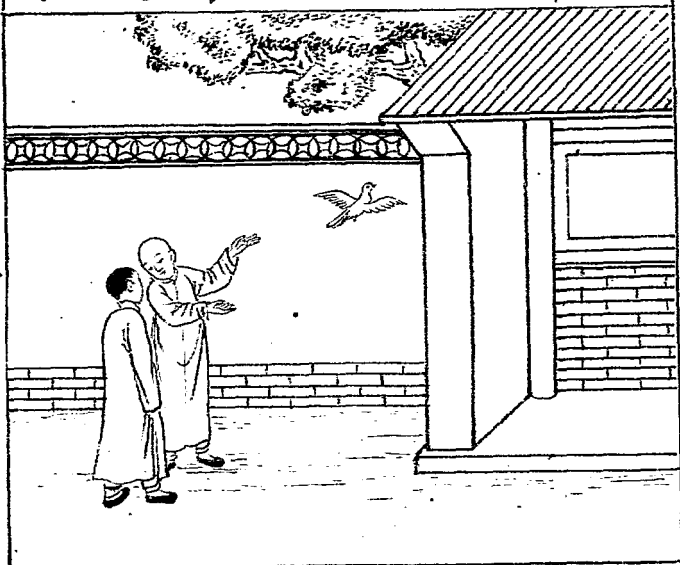
鴿子。算什麼。這樣東西多得很。令郎若喜愛此物。我還送他兩箇活的呢。

郭禹一面說話。一面拆開那封家信。看了看。也沒有要事。不過說家裏平安。問問外邊光景。看完。便揣在懷裏。清甫聽說傳書鴿多得很。尤為詫異。等他看完書信。便問道。府上這樣鴿子有多少。卻用什麼法子調養的呢。郭禹道。舍下養的傳書鴿。多也不十分多。十來隻是有的。往來

傳遞書信。都是用的此物。若論調養的法子。又不甚難。只要用上工夫。就可以教導成的。

清甫又問工夫是怎樣的用法呢。郭禹道。大凡鴿子的性格。最喜依戀主人。又能辨認路徑。就合那貓狗是一樣的人。若把貓狗帶到遠處。棄掉了他。他能自己跑回家去。這是人人知道的。鴿子的性格。也是這樣。無論你帶何處。放了他。他定要飛回家中。我這十幾隻鴿子。在家裏養。

着。一半。在鋪子裏養着。一半。養得熟了。卻把兩處的鴿子交換。家裏的鴿子。送到鋪子裏。鋪子裏的鴿子。送到家裏。我若往家裏帶信。便取出一隻鴿子。綁好書信。放了。



他。他自然飛回家裏去了。家裏給我帶信。也是如此。這件事看似稀奇。說破了也平常得很呢。清甫聽了道。如此說來。傳書鴿是很容易教導的了。既是這樣。你也不必拿養熟的送人。等我照樣養幾箇試試看。說完別去。從此清甫就按法養起傳書鴿來。到得養熟。果然能彀傳遞書信。合郭禹的鴿子一樣呢。

小學生聽到這裏。見他母親住了口。知道是說

完了。便道。果然鴿子是有用處的。但不知那箇小孩子。後來還打彈弓不打了。他的母親道。那箇小孩子。因他父親說他不如鴿子。心裏羞愧。從此便用心讀書。把那打彈弓的精神。移作正用。後來竟成了一箇有學問有用處的人呢。

中華民國八年九月出版

通俗教育研究會編輯

定價銅元四枚

82

373024